

## 第三十二章 馬車春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事情，包括人們的容顏與精神狀態，但也有例外。當範閑沉步走入司理理的馬車時，第一眼看見的，是一個略有些憔悴，但依然美麗的女子，大半年的牢獄生活，似乎並沒有給這位流晶河上紅信人的容貌造成任何損害。

發現範閑進來了，司理理微微一福，眼神微微慌亂，似乎不知道該怎麼稱呼，似乎對於此次相見有些準備不足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這位姑娘的臉蛋兒，發現那雙眉依然柔若柳梢，黑眸依然顧盼流轉，隻是那唇兒今日未添顏色，所以顯得有些蒼白。

二人第一次相見的時候，範閑是一個初入京的貴族私生子，這位司理理姑娘已然是流晶河上最紅的姑娘，那一夜撫模癡狂，雖未真個\*\*，但男女間最親密的事情也算全做完了。

隻是沒有料到司理理竟然是北齊安插在慶國の間諜，通過二皇子宴請一事，與吳伯安設下了暗殺範閑的計劃。範閑命大，才逃脫此厄，最後又進入了監察院，如今又接下了將司理理送還北齊的職司。

他靜靜看著麵前這女子的眼鼻唇，不知怎的，便想到了那夜花舫之中與對方的身體接觸，雖未心旌搖蕩，但依然有些莫名的感覺。畢竟這是除了澹州那幾位丫環之外，婚前與自己最親密的女子。

“前些日子我曾縱馬在流晶河畔路過。”車廂裏的沉默被範閑溫柔的話語打破，“又看見那個花舫了。”

司理理微微一怔，沒有想到這位年青俊俏的公子哥居然會用這句話來當開場白，她滿心以為，接下來應該是很嚴肅的對話才對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已經很破敗了，不過我想你應該不會對那個地方有所你念才是。”

司理理微澀一笑說道：“身是浮萍，四海為客，大人不要取笑奴家。”

“我不喜歡聽奴家這兩個字。”範閑看著她那雙水汪汪的眼眸。微笑說道：“世事本就奇妙，當初你要殺我，是身有使命，我雖然不會原諒你，但也不會因此就對你有什麼成見。當時在監察院大獄中就和你說過，隻要你供出主使來，我就會想法子讓你活下去。但我要明確地告訴你，能夠放你回北齊，這中間我沒有出力。所以你不用感謝我。”

司理理微愕抬頭，雙唇微啟，欲言又止，她如今是愈發看不清楚這個一時純潔可親一時陰寒恐怖的年輕人。為什麼他要說這些話？

“從你離開大牢的那一日開始，我們就是同事。”範閑坐在她的身邊，放鬆地靠在車廂上，鼻尖嗅著淡淡的幽香。知道這股子香味兒是這姑娘家身上的體香。有些享受地嗅了兩口，說道：“我不知道陳萍萍與你之間的協議，但既然他認為你是可信任的，我就會信任你。希望你也能夠信任我，將紅袖指的計劃完成好。”

司理理雙手攥著湖綠色的衣袖，輕輕咬著下唇，不知道該如何言語。

“給我揉揉吧，天天要提心吊膽，不知道前麵車裏那個老怪物什麼時候暴走，精神壓力有些大。”範閑不是說謊，神色確實有些疲憊。

司理理微微想了一聲，將身子側了過來。雙腿跪在了柔軟的椅墊上，小心翼翼地將柔軟溫暖的雙手摺在範閑的頭部，緩緩地揉了起來。

範閑閉著雙眼，享受著頭部傳來的舒服感覺，享受著司理理手指的緩援觸摸，下意識裏歎息了一聲。

“怎麼？大人覺著重了？”不知陳萍萍究竟用了什麼手段，司理理此時完全不像在大獄裏那般絕望與堅毅，反而有些回覆了花舫之上的模樣，溫柔嫵媚，語音俏軟滑過範閑的心房。

範閑溫和說道：“隻是想著當初用刑，確實有些害怕將姑娘這雙漂亮的小手給打壞了。”

司理理正在揉範閑太陽穴的手指一頓，半晌之後才幽幽說道：“苦命人，沒有這麼容易壞的。”

“不要有怨懟之念，這樣對我們在上京的合作沒有好處。”範閑靜靜說道，雙眼沒有睜開，“當時你要殺我，我隻是對你用刑，怎麼看，也應該是你欠我的。”

司理理再度輕咬下唇，貝齒尖兒在她的唇瓣上壓出一道勾魂奪魄的媚威來，眸子裏柔光一轉道：“奴...我欠大人的，大人隨時能拿回去。”

“怎麼拿？像第一夜那般拿法？”範閑睜開了雙眼，滿是戲虐之色。

司理理倔強地睜著雙眼與他對視著，不知道沉默了多久，她看著這個模樣清秀無比的年輕官員，不知怎的就想到那夜花舫之上的羞人之事，身子竟有些微軟無力，緩緩將身子靠了過去，半倚在範閑的肩上，手指不停按摩著對方，嘴裏輕聲說道：“這世上女子都是苦命人，我可不知道大人準備如何拿。”

那夜花舫之上，範閑用了mi藥\*\*，故而司理理的反應極為強烈，一直銘記至今，後來在大牢裏被範閑毫不憐香惜玉的大刑伺候，心恨之餘，又多了些極古怪的感覺。

範閑發覺右肩之上一片彈軟，不想而知便是司理理柔軟的胸部，以為對方是想要se誘自己，深吸一口氣想鎮定一下心神，不料卻吸進了滿腔少女幽幽體香，心頭微動，轉頭微笑說道：“那個叫司凌的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還在京都關著。”司理理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，想來那位司凌也不是她真正的親人。

範閑愈發好奇，陳萍萍究竟用了什麼手段，能夠讓司理理聽監察院的話？他想了想後皺眉問道：“姑娘不是可憐人，至少北齊那位年青的皇帝陛下對姑娘還是念念不忘。”

司理理眉頭微皺，歎息說道：“以色事人，豈能長久。”

“這也是本官有些疑惑的地方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不知道姑娘可否將與北齊皇帝的過往細細講來，也好方便我們去上京後，安排姑娘入宮的事宜。”

所謂紅袖招計劃。在範閑看來，隻不過是西施入吳的一個翻版而已，由此次私密協議的內容可以看出，北齊皇帝對於司理理是真有幾分情意，不然也不會刻意強調要換回她來。隻是司理理的出身畢竟有些低下，就算北齊方麵敬重司理理為國出力，但她也隻是敬而已，與慶國相比，北齊更加注重出身血統。斷然不能允許一位曾經做過妓女的女子入宮。

司理理似乎不怎麼願意講那些過往的事情，隻是低頭輕聲說道：“範大人無須擔心，隻要持我送入上京，後麵的事情。自然有北齊皇帝操心。”

...

車廂裏再次陷入沉默，範閑坐在女子的身邊，聞著淡淡香味，不知怎的，對於先前離開對方的手指頭感到有些後悔。他靜坐稍許後，緩緩開口道：“那姑娘好生休息吧。”

不料便在此時，司理理也同時開口道：“大人，還要揉揉嗎？”

...

“也好。”範閑回答得極快。

“好的。”司理理的回答裏略有一絲失望。

直到這奇怪的問答結束之後。二人才發現車廂裏的氣氛有些怪異起來，似乎都隱約察覺到了什麼，一股子曖昧開始逐漸發酵，空氣漸趨溫暖。

司理理再度輕咬下唇，跪在了椅上，雙手摀著範閑的雙肩，暗暗用力，心裏想著自己隻是不願意一個人老呆在馬車裏，所以才會如此自甘下賤地服侍...這個仇家。

範閑麵帶微笑。感受著身後女子柔軟的身軀，心裏想著，這女子非但不記仇，反而刻意討好自己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呢？難道...她喜歡上了自己？這個猜測一出，範閑趕緊在心裏煽了自己一個大大的耳光，告誡自己，自己雖然是潘安，但畢竟不是散\*\*藥氣息的牛人。

為什麼自己也願意在司理理的馬車裏呆著呢？範閑皺了皺眉角，想找到一個說服自己的答案，也許是此去北齊心

中有些隱隱不安，也許是因為肖恩長得過於難看，也許是...其實什麼都不是，自己是一個正常的男人，司理理是一個曾經被自己撫模過\*\*全身的漂亮女人，想與她呆在一起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

範閑沒有在溫柔鄉裏多耽擱，他自認是個好色之徒，但也是心神堅毅之輩，斷然不會身陷溫柔便無法自拔，隻是讓司理理揉了揉身子，去了些乏意，便是下了馬車。

王啟年迎了上去，陪在他身邊向使團車隊後方走去，輕聲說道：“大人小心四周的耳目，畢竟司理理將來是要送給北齊皇帝的，日後大人要在馬車上呆這麼久，下屬先清清場，免得將來有什麼謠言傳入上京，對於大人後麵的計劃造成影響。”

範閑知道自己的心腹想歪了，卻沒有辯解什麼，隻是輕輕揉了揉額角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